





第二四六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陳	類	竹	平
附	附	附	附
白	博	巖	橋
沙			
錄集	錄稿	錄遺集	錄藁

明 陳獻章撰
湛若水校定……………一

明 岳正撰
李東陽編……………三五三

明 柯潛撰……………四六七

明 鄭文康撰……………五二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陳白沙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陳白沙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白沙集九卷明陳獻章撰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丁卯舉人以薦授翰林院檢討追諡文恭從祀孔廟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其集為門人湛若水校定萬厯間何熊祥重刊之凡文四卷詩五卷行狀誌表附于後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提要

獻章為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弟子相傳為白沙學派與諸家互有同異所為文章論者頗以質直少之其詩亦自擊壤集中來另為一格至今毀譽各半然平情而論譽者過情毀者亦多失實大抵皆門戶相軋之見惟王世貞謂其詩不入法文不入體而其妙處有超出法與體之外者可謂兼盡其短長矣近人又有輯

詳校官庶吉士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臚錄監生臣沈錫壽

獻章論學之語為白沙語錄行世者核其所

載乃即于此集中摘出排比而成並非別有

一書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提要

二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卷二

明 陳獻章 撰

奏疏二首

乞終養疏

臣原籍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由本縣儒學生員應正統十二年鄉試中式正統十三年會試禮部中副榜告入國子監讀書承泰二年會試下第成化二年本監撥送吏部文選清吏司歷事成化五年復會試下第告回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卷一

原籍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右布政使彭韶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逼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到京朝見赴部乃以久勞道路舊疾復作延至月餘於五月二十五

日蒙吏部題奉聖旨德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
欽此欽遵臣時方在牀褥聞命媿悚未能就試即令姪
男陳景星赴通政使司告轉行本部暫令調治再歷晦
朔心不自安七月十六日扶病赴部聽試而筋力朽弱
立步艱難自揣虛薄未堪筆硯因續具狀再延旬日日
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
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
景易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疾寒熱迭作痰氣交攻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卷一

待臣南歸以日為歲臣病中得此魂神飛喪仰思君命
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
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
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陶收采不遺卑
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逮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
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藉虛名飾虛讓趨超進卻於
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
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

陳琛年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
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
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
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
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為報而臣母
以守節應例為有司所白已蒙聖恩表殿宅里是臣以
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
臣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卷一

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
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
有為而力不逮雖欲効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
所以日夜憂慙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
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
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
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
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愿仕之心憫臣久

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乞勅吏部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侍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深圖報益切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臣干冒天威無任皇恐戰栗之至

謝恩疏

臣於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具本陳情乞還養母兼理舊疾九月初一日欽奉聖旨陳獻章既該巡撫等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四

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欽此及吏部查例覆奏於本月初四日欽奉聖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欽此伏念臣本菲才誤蒙薦舉又以老母在念沈疴在躬未得以仰承試用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寬旦夕之假已云幸矣而又慰之以溫言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

明雨露之澤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也但身在牀褥實難動履輒欲具本稱謝以不親拜無益不自安即令姪男陳景星具狀鴻臚寺告欲俟筋力稍紓尚當勉強赴闕庶幾少伸報謝之萬一而又為風寒所中肢節沈痛卧不能興臣竊復自念舊疾方殷新病復繼恐非旬月可愈不惟有稽入謝之期抑且不能亟副歸養之詔心未酬而罪愈甚矣臣瞻望朝廷離遠在邇雖圖報有日而遲速未占俯仰媿忤無任感激戀慕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五

序

認真子詩集序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哀馬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

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樂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予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虜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益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類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乎天其言固有

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勿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闕書也詩有別趣非闕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為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為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而未始以為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為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奉餞方伯張公詩序

昔魏野送寇忠愍之詩云好去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當是時寇公自永興召入其志方銳於事為野遽止之故寇公不悅後來通州始書此詩於壁間朝夕

諷詠之論者以是善野之言而以寇公之始終為可議
夫君子出處去就之義固未可盡責之寇公輩而山人
處士例以不出為高故其所責望於人亦止以輕富貴
為第一等事則野之於寇公其相與之言如此亦宜方
伯張公不以僕愚往往欲置之門下近者疊紙責以贈
言僕何敢為佞誠慕古人出處之大不敢徇一己之私
主一偏之見以必人之從我而忘天下故區區之辭惟
以已與公進退並言之而不敢效尤於野之必其義可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卷一

東曉序

居之有名惡乎始君子之居也興於斯息於斯目之所視
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其主於畏乎
何氏子隱南海之濱更名潛榜其居曰東曉蓋亦以其

識見之超卓能及於微遠如陽氣始舒昭晰無間故以
其象諭之云耳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則有畏
潛惡乎畏而取於是故直以為喻已然予謂潛之畏不
終無也陽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部屋之下亭午不
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
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為夜
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
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
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掩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
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
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
熾天理日晦部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
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潛隱者也理亂黜陟刀鋸非
所畏尚亦有畏於斯乎因其乞言序以勗之

李文溪文集序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

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藁初涉其流渺茫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得者矣然後置書以歎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為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十一

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求其心攷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罕見愚不敢自謂有得於文溪之蘊顧平昔所以告德孚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親諸簡冊之中麤若冥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與此異者蓋寡矣則以之而嗟歎慕悅尚奚疑哉傳曰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德孚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多訛闕乃深自懼恐悲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勝

本叅校閱其所疑刻之家塾命庠子昭董其事而俾予為序之於乎自予為免時而獨恨未識其心胸氣象為何如比歲京師獲交德孚亦嘗一閱其世譜今幸冥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不足為累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德孚好學老當益壯昭也尚亦有激於予之斯言也乎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十一

澹齋先生挽詩序

昔人求哀辭於林希希謝之書有曰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夫感而哀之所謂情也情之發而為辭辭之所不能已者凡以哀為之也苟無其哀矣則又惡以辭為哉此之謂不苟於人也余頃居京師二年間從貴公卿游入其室見新故卷冊滿案其端皆書謁者之辭就而閱之凡以其親故求挽詩者十恒八九而莫不與也

一或拒之則艱然矣懼而艱然而且為怨也而強與之
宣情也哉噫習俗之移人一至於此亦可歎也天下之
偽其自茲可憂矣澹齋先生姓某氏名某林坡黎先生
門人也吾鄉稱先達以文行教後進百餘年間黎林坡
一人而已林坡與余連里第余之生也後不及侍其門
弱冠與澹齋之子益游始拜澹齋誨余以林坡事纓纒
此豈一日忘其師者耶當是時林坡之門存者不少獨
澹齋以其學教授於羅山之下子弟有所矜式焉夫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綠園伍氏族譜序

伍氏系出汴梁先世有仕宋為嶺南第十三將卒于官
遺其二子新會遂有綠園之伍曰朝佐曰朝愷今為綠
園始遷之祖而氓又始遷之祖所自出所謂第十三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者是也氓以上世次莫詳今斷自可知以氓為第一世
自氓而下或隱或仕垂三四百年邑之稱望族曰衣冠
之美無替厥先衍業之隆有光厥後者得伍氏焉吾友
光宇自其先大父某始徙居外海之南山山之坡院有
石延袤文餘下可容一榻光宇築為室石旁樹松竹往
往造其間危坐收斂為持敬之學又於白沙築小室三
間命曰尋樂以為問業之所至則商論彌月而後返用
心良苦時人無有能窺其際者惟竇安林光與余知之
余交最久光纔一再見退謂其弟琰曰伍光宇君子人
也素有肺疾然喜聞議論之益當其呻吟疾苦之時遇
有得輒若亡去辛卯首夏疾大作中益以他恙遂不可
支是秋九月余往視之坐甫定便語云還我族譜序吾
無憾焉耳退見其季父綯伯伯兄裕咸申之曰綯等殆
未有請也惟先生之於雲也實望之寧獨愛一言且使
聞之病亦尋起嗚呼若光宇者困而益堅老而愈壯危
至而知惕樂矣而不淫可謂篤信有守者矣其於伍氏

所謂無替而有光者其在斯人數其在斯人數

夕惕齋詩集後序

受樸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為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為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豹益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十四

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闢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焉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為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護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

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參任君涖吾省間過白沙攜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略陳之若夫先公吟詠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鄉後進吾與之游者五羊張調廷實始舉進士觀政吏部稽勲尋以疾請歸五羊五羊大省地廷實所居戶外如市漠然莫知也自始歸至今六年間歲一至白沙吾與之語終日而忘疲城中人非造廷實家不得見廷實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十五

而疑其簡實不然也蓋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然則廷實固有甚異於人也非簡於人以為異也若廷實清虛高邁不苟同於世也又何憂其不能審於任止進退語默之槩乎道也茲當聖天子登寶位之明年思得天下之賢而用之而廷實之病

適愈太守公命之仕廷實不得以未信辭於家庭於是卜日告行於白沙留二十餘日去歲之冬李世卿別予還嘉魚贈以古詩十三首其卒章云上上崑崙峰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早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世卿豪於文者也予猶望其深於道以為之本廷實至京師見世卿重為我告之廷實所以自期廷實其自信自養以達諸用他人莫能與也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十六

西關丁氏族譜序

邑長丁彥誠嘗欲修正其世譜而患文獻之無足徵以問於予告之曰務遠之詳孰信好大之同自誣譜吾所知世其賴之乃取其家舊所藏宗系圖上下亘數百年著而為世者二十有一朱墨漫滅之餘存者或僅識其行第而已別出近譜一巨編世倍於圖而辭蘊陋亦甚焉丁氏之居西關者每歲以社日有事於先祖長老主祭者稱述先世以詔其族之人其所稱顯而遠者丹陽

司馬司馬以降曰一司徒六節度

開

僕射十光祿云

司徒於今無所考圖之世昉于此別譜乃增自其上九世世有顯者焉其他若衆支之所屬世以增損先後牴牾於圖者十九二者之間孰得孰失作譜者要自知之

耳丁氏始遷寧都之園村子孫散居市落與他方者日遠日疎莫能統一各以其派為譜西關之譜以為司馬首世而以始遷西關之祖大郎首派遠近詳略大小同異本於圖君一無所改於其舊屬某序之君以成化戊

欽定四庫全書

陳白沙集

主

戌進士宰縣一年能使强者畏弱者懷盡毀邑中之淫祀而以禮教禁民之邪于茲六年矣然猶未能盡得於人則亦以其方枘而圓鑿者有以致之焉今是譜也亦主於實而已予告故為辨而序之予曩讀蘇子瞻剛說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即者孫先生介夫也於君為鄉先進君告予以三七年不決之疑曰西關之六世無子後以孫氏是為七十二居士實介夫之子事載居士墓銘今已亡矣益其自幼時

聞於長老者如此果爾介夫君之所自出豈徒曰鄉之人哉并識于此

湯氏族譜序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小大異焉莫不有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存之家是名世家修譜者不知世之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也援焉以為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湯氏邑之著姓也自言先汗人隨宋南渡居嶺南南雄世遠失傳今以始自南雄還古岡曰統者為一世祖統以上無考譜亡于元季之亂續之者唐府伴讀八世孫有容也退菴鄧先生序之正統己己之秋黃賊起南海一郡騷然賊南攻湯氏之婦馬氏奮謂其夫溥英曰賊且至矣他物易得耳譜亡文獻無徵於是馬氏手挈是編走邑城西北貴奇坑出入水火顛沛極矣譜卒賴以全湯氏之

先以儒起家世有顯人序稱伴讀君之賢有自今馬氏又賢也在宋欽州守馬持國賢而有名馬氏幾世祖也其賢蓋亦有自云肩子紹端念母氏之賢勞將托以告後之子孫俾咸念之徵予序予惟世家之譜可觀不援不附如湯氏亦良譜也內則賢婦女外則賢丈夫相與修緝維持既亡而復存湯之于孫念之亦允臨之國史記事略與家譜同史主勸懲譜勸而不懲不脩其世而以譜重君子不重也卒亦不勸而已矣存世者譜也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而重之譜乎世之重以德譜之重以言德與言孰重重世乎重譜乎在湯氏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鄉裏糧南望大庾嶺沿途歌吟入南海訪予白沙一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于承恩于北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筆端衮衮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為勢利所拘者

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於人既不忘於心亦時於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孰知世卿有意於來耶自首夏至白沙至今凡七越月中間受長官聘修邑志于大雲山五十餘日餘皆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

欽定四庫全書

懷白沙集

三

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時時呼酒與世卿投壺共飲必期於醉醉則賦詩或世卿唱予和之或予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於性情之真非有意於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去欲留不可為古詩十三首別之諸友相繼有言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或出

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老且病行將采藥於羅浮四百三十二峯以畢吾願世卿能復索我於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望雲圖詩序

意所嚮往處非乘雲御風身不可得而至窮之乎山川委之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予之於親則臣

欽定四庫全書

懷白沙集

三

之於君過而不過其狄梁公數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王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稱於藩臬諸公者無異辭公山西人也奉命來南海幾年念太夫人春秋高不得左右朝夕侍以為憂與人言輒流涕嗚咽而不自勝先公之逝公方委齒已能慟絕復蘇益公之孝自天性非由勉慕乎

外於是諸公命工繪望雲思親圖以表之復相與賦詩道其事俾古岡病夫陳某俾序之頃者公乘廣海之舟謁來新會吏民親公如親賢大夫忘乎公之為貴也時情俗態好佞諛而樂承奉皆是也公一濯之清風而民稱其不擾夫以今日之所聞徵諸古若梁公之事然後識其中之所存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眾口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流俗皆偽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嘗取李令伯陳情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以歎者乎烏序令伯之表太行之雲也斯圖也若之何使王公見之慰其憂增其憂殆非所以處王公也雖然君與親一也在親為親在君為君世寧有篤於親而遺其君者乎圖而賦之以表公之孝以勸公之忠而又以公之能媿人之不能振頽風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諸公宜無意乎覽者當自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贈李劉二生使還江右詩序

匡廬白鹿之故壤也宋考亭朱晦翁一嘗作新之後遂無聞焉我朝文教誕敷鄉先輩程公守南康日始圖創復舊觀潮陽李先生繼之白鹿書院之名復聞於天下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恥菴陳先生乃謀於提督學校憲副鍾公僉事冷菴陳公大叅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為己任謂予於考亭之學亦私淑諸人者宜領教事乃具書幣告予巡鎮遣二生李士達劉希孟如白沙以請同時司藩臬諸賢咸與聞之外則東白張先生廣東大方伯彭公按察使閔公吉水袁德純各以書遺予雲輝日映交迸衡宇二生以諸公之命令予予覽幣而驚置書而走走且告曰二生莫誤諸公欲興白鹿之教復考亭之舊必求能為考亭之學者夫然後可以稱諸公之任使乃下謀於予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於盲也予聞之君子之使人也由其誠不强其所不能諸公即居于廬山予所能也居廬山以奉諸公之教非予所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